

□兰世秋

南滨路上的龙门浩老街修缮后开街已经有些时日了。

一直没去,因为内心有隐隐的担忧。我害怕她在修缮中丢失了百年的光阴,又怕她如同博物馆里古老的文物,只能远观,或隔着玻璃凝视,让人难以亲近。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条老街。厚重的,沧桑的,宁静的,鲜活的……

龙门浩老街属于哪一种呢?

终于,在空气中飘着粉蔷薇花香

的四月,我站在了老街的入口。

老街有多个人口,我选择从南滨路走近她,有我的理由。130年前,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此后,外国商船接踵而至停靠在龙门浩,洋行纷至沓来。开埠对重庆影响深远,加速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入口处的墙面上,勾画着1898年的一天,英国人立德尔驾驶轮船“利川”号九死一生抵达重庆的场景。热爱重庆的人都知道,这一天,这一条船,开启了川江轮船航运的历史。

长江水在身边静静地流淌,江岸上是那个曾经繁华的所在。我拾级而上,沿着随坡就势、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而行。

路旁有不少参天的黄葛古树,如

生长的老街

果从高处俯瞰,会发现整条老街都掩隐在这浓密的绿荫之下。

这些百年前种下的老树与老树之间,间或穿插着些许房屋,它们是意大利使馆旧址、美国大使馆使馆处旧址、重庆海关别墅旧址……它们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垂直高度达40米的山坡之上,构建成了“万国建筑博览园”。

听说整条老街经过两年多的修复,从各处收集了160万块老建筑旧砖、40万片旧瓦、3万吨条石。庆幸的是,工匠们没有去扰动这里的大树,这些树的根还是缠绕着一百多年前的旧时光。

沿着一层一层的青石板往上走,每走过一栋有着岁月质感的老房子,我都忍不住用手去抚摸,虽然知道它们不是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

这精心拼凑的一砖一瓦,还是努力在维持着老建筑原有的样子,就像墙下面那蜿蜒着沿各种缝隙穿行的黄葛树的根,固守着,支撑着,不让它们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在美国大使馆临时办公楼旧址,我停了下来。条石墙基,青砖外墙,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叼着雪茄喝着咖啡的外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所住的这栋老房子曾有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望儿楼。

相传,大禹为治水离家远行,母亲对儿日夜思念,便修建此楼。她终年遥望,盼着某一天儿子的身影能出现在眼前,于是“望儿楼”得名。重庆开埠后,“望儿楼”远远看去就像人的耳朵一样,于是,“望儿楼”逐渐演变成了“望耳楼”。抗战时期,这里作为美国大使馆的临时办公楼,是重庆重要的外事机构。

我信步走进眼前的这栋房子,大面积的绿色墙面,灰色的布艺沙发,还飘出浓浓的咖啡香,这里竟是一家别致的咖啡馆!穿过一扇门就是咖啡馆的室外露台,眼里看到的仍是青色条石,桌上铺着绿色的桌布,耳畔是风吹过黄葛树沙沙的歌唱,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举目远望,对面的渝中半岛艳丽似火,靓丽的东水门大桥和朝天门大

桥侧目可见。有几桌客人正坐在这里品着咖啡,我听到了他们的闲聊。他们,在聊着“利川”号。

历史的片段,就在这山水之滨,这曾经的发生地,这春意融融的日子里,在现代人的闲聊中重现。实在是有意思。

去年我到上海出差,曾在杨浦滨江邂逅过一家老纱厂的大班宿舍,这家区级文保单位已变身为一家具浓浓老上海风情的咖啡馆。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烟火气。

老建筑如果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没有人来人往,没有生活气息,也就失去了它的灵气。剑桥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牛顿就学时所住的宿舍,推窗可见一颗苹果树。剑桥并没有把它改建和隔离成一个参观景点,那里仍旧是宿舍,仍有人在居住,而这就是最能打动人的烟火气。

一栋老建筑如果有烟火气,它也就活着,还在生长着。

继续拾级而上,苔痕染绿了石阶,不知名的小黄花一路微笑着。行至半坡处,另一种烟火气扑面而来,

以前下浩老街著名的“猴哥酸菜米线”已搬迁到了这里。店门开着,有食客慕名而来。

曾经在下浩吃过猴哥家的米线,味道说不上特别惊艳,可是“猴哥”两口子一个掌勺、一个跑堂的场景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想起来就备感温暖。

如果要还原历史,一百多年前这里或许没有“猴哥酸菜米线”,但可能有“张哥凉粉”或“幺妹小面”。换了人间,烟火不断,老街的魂就不会散。

东水门大桥下,不时有轨道交通列车呼啸而过;时尚的星光观景平台,居于老街最高处。传统与现代,就这样激烈而又融洽地碰撞在了一起。

出门前我和儿子也产生了一次剧烈的碰撞,我喜欢逛各种各样的老街,儿子却对老街不“感冒”。问他:“你难道不想知道一百年前的重庆是什么样子吗?”他答:“我不想知道一百年前的重庆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很想知道一百年后的重庆是什么样子。”

成年人喜欢追溯过去,少年喜欢

畅想未来,过去和未来之间,当下是最好的联接点。眼前这条老街,或许也能吸引青葱少年。

回程的路上,我路过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黄葛晚渡”,黄葛渡因候渡处有黄葛浓荫庇庇得名,现在几座大桥横跨长江,古渡已不存。

那么,黄葛树呢?我站在江边回头望,沿江而修的南滨路绵延而行,如果有古树,它的根应该被修路所断了吧?

有一个传说,重庆的每一棵黄葛树都有一千条根,有一千根枝。如果它有一千条根,它们怎么可能断得完?它们又会往哪里生长?

黄葛树的根不会跨江,不会往那些新建的楼房走,那么,它们是伸展向了那些曾经的老街吧。

我想起龙门浩老街里的那些黄葛树们,它们树根嵯峨蜿蜒地向山上和坎下的泥土里石缝中生长着,偶尔露出地面,牵绊着几朵野花。

江风拂面,我的思绪又飘到了南滨路上再远一些的弹子石老街。在那里,黄葛树也长出了新的根须,以另一种形式牵着过去,延续着生长,痛快地生长。

这些根呵,已经连接了过去的一百年,它们,还将伸展向未来的一百年吧。

根在生长,老街就一直在生长。

遥远的胡家洞坎

□陈永胜

胡家洞坎出名的不是洞,也不是坎。让胡家洞坎闻名于武陵山区的是寨子对面牛角山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还有寨子中间价值不菲年龄超四百岁的金丝楠木树群。

从重庆到秀山,从秀山到雅江,从雅江到胡家洞坎……几年前的胡家洞坎还很遥远。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胡家洞坎这个地名,甚至连雅江这个镇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秀山是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县城,渝湘黔三省(市)交界,而雅江正处于交界点。

即便是秀山本地人,一旦进入雅江地境,也会感觉有一股浓浓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居民的穿戴、语言和行为举止都透着苗族、土家族人的粗犷、豪爽。整条街道的建筑都与秀山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少数民族气息特别浓郁。

而胡家洞坎离雅江镇政府所在地还有十几里路,沟壑纵横,曲径通幽,途中山水自然,怪石林立。百十户人家的房子依山而建,木房建筑保存得相当完整,颇具特色的吊脚楼更是随处可见。只可惜多年来养在深闺,很少有人知晓。

认识胡家洞坎纯属偶然。那是2017年的四五月份,那段时间人们都在热议哪里的映山红开

了?哪里的映山红开得最美?而网络上传得最盛最火的,莫过于牛角山,说是那里虽然遥远,但与秀山其他地方相比,映山红却开得最多,长得最茂密。

牛角山就在雅江镇胡家洞坎,地处素有高山草场的川河盖景区侧面。这里的确称得上秀山的映山红之乡。我到了之后,听当时的村支书胡从权介绍,牛角山海拔八百二十米,有五千多亩野生映山红,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甚是壮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角山映山红景点是胡支书那两年带领大家一脚一手打造起来的,修路、除草、砍杂木、清理垃圾等等这些费用几乎花光了他的个人积蓄。

“一切都是为了胡家洞坎的村民早日富裕起来。”

说到自费修路,胡支书更有一番感慨:“胡家洞坎再漂亮,牛角山的映山红再美,没有路也引不来游客。”

的确也是,牛角山离胡家洞坎尚有一小时山道,山高路陡,荆棘丛生,远看山上红艳艳一片,但游客根本无法近距离欣赏,村委会又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投资,情不得已,胡支书自掏腰包,从胡家洞坎修了一条简易便道通往山顶。目前这条山道只能人行,但弯弯曲曲绵延数里,跌宕起伏,无形中又给牛角山增添了一道风景。

胡家洞坎是一个传统古村落,以前有古官道、古驿站,整个村庄一眼看去全是参天大树,桂花、猴梨、红豆杉、金丝楠木树等百年珍稀植物郁郁葱葱,百十户人家居于其中,却看不见一家屋顶。

四百多年前,胡家先祖从江西省迁徙到胡家洞坎,带来了金丝楠木种子。如今,这些金丝楠木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了胡氏家族的精神依靠和寄托。

胡家洞坎的金丝楠木围径在一米以上的有二十八株,其中最大的围径达四米,高六十米,树龄超过四百岁。很多外地客商闻讯而来,想出高价收买,都被村民们拒绝了。就连胡氏家谱上也有这一条祖训:要爱护环境,爱护古树,把古树当成一个地方的生气。

在当地村民的长期保护下,胡家洞坎现有大大小小楠木上万株,幼苗满山都是,就连乡村公路两旁的行道树都是楠木树苗。

其实,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有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胡家洞坎离我们并不遥远,特别是富裕生活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已经很近很近了。

时下,乡村旅游的春风正吹拂在秀山的大地上,相信要不了几年,胡家洞坎便会凭着牛角山的映山红和寨子中的珍稀植物红遍武陵山区乃至祖国大地。

【烟火山城】

米豆腐的月光曲

□彭鑫

明月当空照。

担上木桶,引着儿子,走向城里的古井。好大个月亮,在井水里轻晃。咚,咚,桶被儿子扔下。井里满是碎银子,大块的,小块的。儿子大笑。笑声也像银子。

深夜马路,空无一人,野虫奏鸣。肩上挑着两桶水,和两个月亮。一阵清风似地走到家,路过桃花源时,我想起了陶渊明。他的诗文就像天上月、井中泉一样清澈。

倾水入缸。浸上三斤花田米。好水才能出好米豆腐。水是豆腐的魂。就像古人泡茶讲究个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

一夜一昼之后,米粒胀大,颗颗饱满,湿润如玉。

明月又到了中天了。磨米浆了。用石磨,这是我一家人的共识。慢推细磨之后的米浆,比机制米浆更为细腻。做出来的米豆腐,更加鲜嫩爽滑。世间的美食,大多是慢的产物。

我推磨,母亲添水,妻子朝旋转的磨眼喂米。儿子自然是负责捣乱。在动态中,水与米始终要保持在1:2的比例。这不容易,全靠母亲把握。多年的经验,使得母亲有一套秘诀。她一直想传给媳妇。

妻子爱吃米豆腐,是有缘故的。七八岁的时候,她有一次感冒得厉

害,高烧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吃。她奶奶连夜做了一盆米豆腐。切了一海碗,拌上酱油、陈醋,淋上木姜子油,放上翠绿的葱花、金黄的姜末,又香又好看。她突然有了胃口,一碗全吃完了,病也好了。那碗洒满月光的米豆腐,妻子一生难忘。

乳白色的米汁,从石磨的缝中泻下来,流向木桶内。好像月光,又比月光粘稠。

“像什么呢?”我自言自语。“像酸奶。”四岁的儿子常常语出惊人。因是花田米的缘故,米浆中有一层明显的米油。花田米是酉阳的名特产,古时是贡米,如今成了百姓的盘中餐。沾点米浆到嘴里,甜,爽,滑,润。

月亮在天上走了扁担长的路,米磨完了。整个厨房的空气里浮动着稻米的清香。接着,母亲将食用碱倒入米浆。这个量要拿捏好,放得多了,发黄发涩;放得少了,成不了形。

米浆入锅。我挥着大木棍搅拌。每一次搅动,都增加了米豆腐的一份鲜嫩。儿子在烧火。火烧得旺。妻子指挥儿子如何添柴、退柴。添柴的时候,儿子手舞足蹈;退柴的时候,儿子撅着个嘴巴。他干活总是很卖力气,不含糊。细细的汗珠,爬满他额头。我们大人是怎么变懒的?

水汽不断蒸腾,米浆越来越粘稠。搅拌得也越来越快。等到“竖

旗”——米浆粘在木棍上不易掉下,就煮好了。这时,儿子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跳着,一身的黄色衣裤,简直就是一头小鹿。

米浆降温后,就是划块了。妻子准备划成正方形。儿子却不干。他要划成三角形、梯形、五边形。毕竟他被幼儿园老师评为“智慧宝宝”了。

制作蘸碟,是妻子的拿手好戏。刚从天台菜园里摘下的番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妻子细细切碎,猪板油热好,再快炒成酱。五分钟后,一盘营养、美味的番茄酱浇头,就出锅了。

一家人在阳台上开吃。十六楼,视野好,看得远,整个酉阳城一览无遗。月光下,他像一个酣睡的婴儿。暗绿色的金银山,是他的枕头。而桃花源,是他的一个梦。

妻子无辣不欢,无酸不爽。她的那碗米豆腐,还要加上厚厚的油辣椒,添上半勺麻旺醋。我呢,倒一碗米酒,摆一碟油炸花生米。有时兴致高了,还要炒上一盘猪肠当盖头。

母亲总要唠叨,喊我少喝点。她爱一边吃米豆腐,一边用笔记本看电影,是几十年前的老片子了。儿子还小,肠胃还嫩。他的蘸碗里,就是孤孤单单的番茄酱。但是一桌人他吃得最欢。

偶尔抬头,望望桃花源。耳边松涛阵阵。放个《归去来兮辞》的朗诵,月光好像叮叮咚咚地响起来了。

□万启福

涨水时,住在河街的人,心挂老城的人,花开花落可以不关心,看水泛桃色的机会,却一次也不愿错过。

涨水从温塘峡奔泻而下,两山对峙一水中流的峡口、大沱口、金刚碑、郭家沱、张家沱,马鞍山、白鱼石,一江水滚滚而来。

庙嘴处于马鞍山顶端,悬崖高耸,离江很近,是观水最好的地方。佇立石栏边远眺,黑石潭下那脉红砂石石梁已杳不可寻。那道石梁,住在老城尤其是河街的人,习惯性地把它喊成白鱼石或者白银石。白鱼指的是团鱼,学名鳖;白银则是银锭。这样喊是石梁狗脚湾端头那砣巨石形状像白鱼及白银,尤其是大水将它欲沉未沉的时候,特像。

水光浮天,白鱼石浮在水浪中,现出庐山真面目,活脱脱的大鳖一尊,波浪浪掀,屹然不动。一只轮船逆流而上,驶近碛石时汽笛鸣响几声,也许是向它致敬。而我从小时候起,每见碛石如此逍遥,总想学它的千年铁背神功。

远望温塘峡,千尺断岩上,暮春的林木郁乎苍苍,空云的颜色有些凝重,云情中暗蕴雨意,不及山边水沱上飞迥的翅影那般舒卷轻

盈。最轻盈的飞翅要数河边的鸟儿了,从岸草间掠向水面,掠下飞上,闪电一样轻灵!它的叫声很快活,可惜那软语的呢喃盖不过飞扬激湍的涛声。

打望峡口,江水滔滔奔泻,水汽淋漓地流向我。观水的人纷至沓来,不约而同地挤在石栏前观水,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乱哄哄的,透出的却是久违的兴奋。

“王老么,你看嘞,这水涨得好快,白鱼石要淹完了。”“苟二哥,看清楚没得,这河水还要大涨,你看河中间拱起好高,浪子在朝两边莽起扑。”他俩是我住河街时的发小,走近打声招呼,也和他们聊水。儿时那些在涨水天在岸边水湾用撮箕捞鱼,那些下河捞泡柴的陈年往事聊了一茬又一茬。他俩告辞离开,我走向庙嘴茶寮,泡了一杯茶喝。

心神闲静之后,我移向航标柱旁打望。涨水一刻一变,如鳖的碛石已沉入波心,杳不见影。我指指点点,猜想白鱼石在波中唤我等我。啊,这种相望不相见的打量,意蕴也许更为深沉。

其实,不涨水时的碛石,也挺好玩。年少时从十二座小石桥到碛石,或跑到狗脚湾凫泡子水,或躺在碛石上晒太阳,或在乱石潭中捞桃花水母,乐趣无穷。

忽然想起老人口中的“十二座石桥不过河”。那十二座桥不过是纤道,当年往温塘峡上河方向开的木船泊靠正码头回水沱,回返时从回水沱划向碛石上岸,开始拉纤,经过一道折如狗脚的石梁,近向十二座小石桥。

纤夫们齐声喊着号子,躬着腰匍行,走过一座石桥又一座石桥。水流如箭,号子声齐整、急促。走过红砂碛,水势稍缓。斜石梁边,一些女人在洗铺盖毯子衣裳,满眼花的衣裳、潮红的脸、白藕般的手臂。

号子长一声起调,纤夫们闻声,顿时从匍匐中抬高了腰板,身姿轻摇,富有韵律感,纤歌开始悠扬起来。

如今,木船已在嘉陵江遁影了,纤夫和纤歌也自然远去。十二座石桥在1958年被炸飞,涨水直扑正码头回水沱,又用乱石码了一道石梁,这道石梁还在。无数好奇的脚步越过乱石走向白鱼石,这块天然巨石,可以贴切地打望嘉陵江最美的风景。

年少时习诗填词,初二时有“试问江水如何往,重山锁水苍茫”之句,因为得到长者夸奖,所以至今记得。如今观水,惭愧起来,方悟水流如斯,不舍昼夜,重山关锁不住,它去的最终地方,是海。



《鸟儿伺「舞」》

摄影
瞿明斌

碛石风景